

国学  
经典  
文库



图文珍藏版

# 王阳明全集



历史罕见的全能大儒

成功修身的励志作品

〔明〕王阳明·原著 马昊宸·主编

## 王陽明先生真像

避稽古初孔曰性近禮亦有言人  
生而靜善惡未生是曰本性心分  
本虛與物相印習染既殊是非斯  
定餘姚性學千秋定論良知之說  
孟氏所崇存理遏欲未發為中洗  
心藏密患與民同任情自發有感  
遂通湛然虛明廓然大公知行合  
一性道事功

焦秉貞



綫裝書局



国学  
经典  
文库



# 王阳明全集

第三册



历史罕见的全能大儒

成功修身的励志作品

图文珍藏版

「明」王阳明·原著 马昊宸·主编

王陽明先生真像

遐稽古初孔曰性近禮亦有言人  
生而靜善惡未生是曰本性心兮  
本虛與物相印習染既殊是非斯  
定餘姚性學千秋定論良知之說  
孟氏所崇存理遏欲未發為中洗  
心藏密忠與民同任情自發有感  
遂通湛然虛明廓然大公知行合  
一性道事功

焦秉貞



綫裝書局

## 祭郑朝朔文甲戌

维正德九年，岁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十有六日丁丑，南京鸿胪寺卿王守仁驰奠于监察御史亡友郑朝朔之墓。

呜呼。“道之将行，其命也与。道之将废，其命也与。”呜呼朝朔。命实为之，将何如哉。将何如哉。辛未之冬，朝于京师，君为御史，余留铨司。君因世杰，谬予是资；予辞不获，抗颜以尸。君尝问予：“圣学可至？”余曰：“然哉。克念则是。”隐辞奥义，相与剖析；探本穷原，夜以继日。君喜谓予：“昔迷今悟；昔陷多歧，今由大路。”呜呼绝学。几年于兹。孰沿就绎？君独奋而。古称豪杰，无文犹兴；有如君者，无愧斯称。当是之时，君疾已构；忍痛扶屦，精微日究。人或劝君：“盍亦休只？”君曰：“何哉？夕死可矣。”君遂疾告，我亦南行。君与世桀，访予阳明。君疾亦笃，遂留杭城。天不与道，善类云倾。呜呼痛哉。时予祖母，亦婴危疾；汤药自须，风江阻涉。君丧遂行，靡由一诀。扶椁而南，事在世杰；负恨负愧，予复何说。嗟予颛弱，实赖友朋；砥砺切磋，庶几有成。死者生者，索居离群。静言永怀，中心若焚。墓草再青，甫兹驰奠；遥望岭云，有泪如霰。呜呼哀哉。予复何言？尚飨。

## 祭浏头山神文戊寅

维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军务都御史王某谨以刚鬣柔毛，昭告于浏头山川之神。

惟广谷大川，阜财兴物，以域民畜众。故古者诸侯祭封内山川，亦惟其有功于民。然地灵则人杰，人之无良，亦足以为山川之羞。兹土为盗贼所盘据且数十年，远近之称浏头者，皆曰：“贼巢”，耻莫大焉，是岂山川之罪哉？虽然，清冽之井，粪秽而不除，久则同于而厕溷矣；丹凤之穴，鸱狐聚而不去，久则化为妖窟矣。粪秽之所，过者掩鼻；妖孽之窟，人将持刃燔燎，环而攻之。何者？其积聚招致使然也。诚使除其粪秽，刮剜涤荡，将不终朝而复其清冽；鸱狐逐而鸾凤归，妖孽之窟还为孕祥育瑞之所矣。今兹土之山川，亦何以异于是？

守仁奉天子明命，来镇西陲。愤浏贼之凶悖，民苦荼毒，无所控吁，故迺者计擒渠魁，提兵捣其巢穴。所向克捷，动获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顺应之理，将或兹土山川之神厌恶凶残，思欲洗其积辱，阴有以相协，假手于予。今驻

兵于此弥月余旬，虽巢穴悉已扫荡，擒斩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潜逃，小民不能无怨于山川之神为之遁逃主萃渊藪也。今予提兵深入，岂独除民之害，亦为山川之神雷其耻。夫安旧染，弃新图，非中人之情，而况于鬼神乎？今此残徒，势穷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将顺而抚之，则虑其无革心之诚，复遗患于日后；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于诚心，杀之有不忍也。神其阴有以相协，使此残寇而果诚心邪，即阴佑其衷，俾尽携其党类，自缚来投，若水之赴壑，予将堤沿停畜之；如其设诈怀奸，即阴夺其魄，张我军威，风驰电扫，一鼓而歼之。兹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坛而祀之，神亦永永无祚。惟神实鉴图之。尚飨。

### 祭徐曰仁文戊寅

呜呼痛哉，曰仁。吾复何言。尔言在吾耳，尔貌在吾目，尔志在吾心，吾终可奈何哉。记尔在湘中，还，尝语予以寿不能长久，予诘其故。云：“尝游衡山，梦一老瞿昙抚曰仁背，谓曰：‘子与颜子同德。’俄而曰：‘亦与颜子同寿。’觉而疑之。”予曰：“梦耳。子疑之，过也。”曰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令得告疾早归林下，冀从事于先生之教，朝有所闻，夕死可矣。”呜呼。吾以为是固梦耳，孰谓乃今而竟如所梦邪。向之所云，其果梦邪？今之所传，其果真邪？今之所传，亦果梦邪？向之所梦，亦果妄邪？呜呼痛哉。

曰仁尝语予：“道之不明，几百年矣。今幸有所见，而又卒无所成，不亦尤可痛乎？愿先生早归阳明之麓，与二三子讲明斯道，以诚身淑后。”予曰：“吾志也。”自转官南赣，即欲过家，坚卧不出。曰仁曰：“未可。纷纷之议方驰，先生且一行。爰与二三子姑为饘粥计，先生了事而归。”呜呼。孰谓曰仁而乃先止于是乎。吾今纵归阳明之麓，孰与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离群而索居，吾言之，而孰听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问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呜呼。吾无与乐余生矣。吾已无所进，曰仁之进未量也。天而丧予也，则丧予矣，而又丧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呜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复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笃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于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则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无薪于人之不予知予信乎？

自得曰仁讣，盖哽咽而不能食者两日。人皆劝予食。呜呼。吾有无穷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将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则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即死，又忍使其无成乎？于是复强食。呜呼痛哉。吾今无复有意于人世矣。



姑俟冬夏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即拂袖而归阳明。二三子苟有予从者，尚与之切磋砥砺。务求如平日与曰仁之所云。纵举世不以予为然者，亦且乐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能启予之昏而警予之情邪？呜呼痛哉。予复何言。

#### 祭孙中丞文己卯

呜呼。弁阿苟容，生也何庸。慷慨激烈，死也何恫。勤劳施于国，而惠泽被于民，孰谓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节以无亏，秉大义而不屈，孰谓公之归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已炎，公盖力扑其燎原之势而不能；屡疏乞免，又不获请；则旁行曲成，冀缓其怒而徐为之图。盖公处事之权，而人或未之尽知也。比其当危临难，伏节申忠，之死靡回，然后见公守道之常，心迹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无疑矣。呜呼。逆藩之谋，积之十有余年，而败之旬日，岂守仁之智谋才力能及此乎？是固祖宗之德泽，朝廷之神武，而公之精忠愤烈，阴助默相于冥冥之中，是亦未可知也。公之子挟刃赴仇，奔走千里，至则逆贼已擒，遂得改殡正殓，扶公椁而还。父子之间，忠孝两无所怆矣，亦何憾哉。守仁于公，既亲且友，同举于乡，同官于部，今又同遭是难，岂偶然哉。灵舟将发，薄奠写哀，言有尽而意无穷。呜呼。

#### 祭外舅介庵先生文辛巳

呜呼。自公之葬兹土，逮今二十有六年，乃始复一拜墓下。中间盛衰之感，死生之戚，险夷之变，聚散之情，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何可胜道？呜呼伤哉。死者日以远，生者日以谢，而少者日以老矣。自今以往，其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可胜道耶？二十六年而始获一拜，自今以往，获拜公之墓下者知复能几？呜呼伤哉。惟是公之子姓群然集于墓下，皆鸾停鹤峙，振羽翮而翱乎云霄未已也。所以报纯德而慰公于地下者，庶亦在兹已乎。某奉召北行，便道归省，甫中展谒，辄已告辞，言有尽而意无穷。顾瞻丘垅，岂胜凄断。尚飨。

#### 祭文相文

呜呼。文相迈往直前之气，足以振颓靡而起退懦；通敏果决之才，足以应烦

剧而解纷拿；激昂奋迅之谈，足以破支辞而折多口。此文相之所以超然特出乎等夷，而世之人亦方以是而称文相者也。然吾之所望于文相，则又宁止于是而已乎。与文相别数年矣，去岁始复一会于江浒。握手半日之谈，豁然遂破百年之惑，一何快也。吾方日望文相反其迈往直前之气，以内充其宽裕温厚之仁；敛其通敏果决之才，以自昭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奋迅激昂之辩，以自全其发强刚毅之德；固将日趋于和平而大会于中正。斯乃圣贤之德之归矣，岂徒文章气节之士而已乎？惜乎，吾见其进而未见其止也。一疾奄逝，岂不痛哉。闻讣实欲渡江一恸，以舒永诀之哀。暑病且冗，欲往不能；临风长号，有泪如雨。呜呼文相，予复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甲申

呜呼曰仁。别我而逝兮，十年于今。葬兹丘兮，宿草几青。我思君兮一来寻，林木拱兮出日深，君不见兮，宵嵯峨之云岑。四方之英贤兮日来臻，君独胡为兮与鹤飞而猿吟？忆丽泽兮欷歔，奠椒醕兮松之阴，良知之说兮闻不闻？道无间于隐显兮，岂幽明而异心。我歌白云兮，谁同此音？

祭国子助教薛尚哲文甲申

呜呼。良知之学不明于天下，几百年矣。世之学者，蔽于见闻习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无假于外也。皆舍近求远，舍易求难，纷纭交鹜，以私智相高，客气相竞，日陷于禽兽夷狄而不知。间有独觉其非而略知反求其本源者，则又群相诟笑，斥为异学。呜呼，可哀也已。

盖自十余年来，而海内同志之士稍知讲求于此，则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灭，未见其能光大也。潮阳在南海之滨，闻其间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与见。间有来相见者，则又去来无常。自君之弟尚谦始从予于留都，朝夕相与者三年。归以所闻于予者语君，君欣然乐听不厌，至忘寝食，脱然弃其旧业如敝屣。君素笃学高行，为乡邦子弟所宗依，尚谦自幼受业焉。至是闻尚谦之言，遂不知己之为兄，尚谦之为弟；己之尝为尚谦师，而尚谦之尝师于己也。尽使其群子弟侄来学于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胜其有我之私而果于徙义者，孰能与于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杨氏兄弟与诸后进之来者，源源以十数。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阳者，则实君之昆弟之为倡也。其有功于斯道，

岂小小哉。

方将因藉毗赖，以共明此学，而君忽逝矣，其为同志之痛，何可言哉。虽然，君于斯道亦既有闻，则夕死无憾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为长号涕夷而不能白己者，为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

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风寄哀，言有尽而意无穷。呜呼，哀哉。

#### 祭朱守忠文甲申

呜呼。圣学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诋笑，而冒非其任。恃以无恐者，谓海内之同志若守忠者，为之胥附先后，终将必有所济也。而自十余年来，若吾姚之徐曰仁，潮阳之郑朝朔、杨仕德，武陵之冀惟乾者，乃皆相继物故。其余诸同志之尚存足可倚赖者，又皆离群索居，不能朝夕相与以资切磋砥砺之益。今守忠又复弃我而逝，天其或者既无意于斯文已乎？何其善类之难合而易睽，善人之难成而易丧也。呜呼痛哉。

守忠之于斯道，既已识其大者，又能乐善不倦，旁招博采，引接同志而趋之同归于善，若饥渴之于饮食，视天下之务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殉之。今兹之没也，实以驱贼山东，昼夜劳瘁，至殒其身而不顾。呜呼痛哉。

始守忠之赴山东也，过予而告别，云：“节于先生之学，诚有终身几席之愿，顾事功之心犹有未能脱然者。先生将何以裁之？”予曰：“君子之事，敬德修业而已。虽位天地、育万物，皆已进德之事，故德业之外无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聘于功名事业之场，则亦希高慕外。后世高明之士，虽知向学，而未能不为才力所使者，犹不免焉。守忠既已心觉其非，固当不为所累矣。”呜呼，岂知竟以是而忘其身乎。

守忠之死，盖御灾捍患而死勤事，能为忠臣志士之所难能矣。而吾犹以是为憾者，痛吾道之失助，为海内同志之不幸焉耳。呜呼痛哉。灵輶云迈，一奠永诀；岂无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呜呼痛哉。

#### 祭洪襄惠公文

呜呼。公以雄特之才，豪迈之气，际明良之会，致位公孤。勋业振于当时，声光被于远迹；功成身退，全节令终。若公真可谓有济时之具，而为一世之杰矣。悲夫，才之难成也。干云合抱，岂岁月所能致？任之栋梁，已不为不见用

矣，又辍而置之闲散者十余年，不亦人可惜也乎。天岂以公有克肖之子，将敛其所未尽者而大发诸其后人也乎？公优游林下，以乐太平之盛；其没也，天子锡之祭葬，褒以美谥。生荣死哀，亦复何憾矣。而予独不能无悲且感者。方公之生，人皆知公之才美，而忌者抑之，使不得尽用，时之人顾亦慨然视之，曾不知以为意。呜呼。岂知其没也，遂一仆而不可复起矣。老成典型，为世道计者，能无悲伤乎哉。

先君子素与于公，守仁虽晚，亦辱公之知爱。公子尝以公之墓铭见属，曾不能发扬盛美。兹公之葬，又不能奔走执紼，驰奠一觞。聊以寓其不尽之衷焉尔。呜呼哀哉。尚飨。

#### 祭杨士鸣文丙戌

呜呼士鸣。吾见其进也，而遽见其止耶。往年士德之歿，吾已谓天道之无知矣，今而士鸣又相继以逝，吾安所归咎乎？呜呼痛哉。

忠信明睿之资，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见，而顾萃于一家之兄弟，又皆与闻斯道，以承千载之绝学，此岂也出于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发圣学之光辉，翼斯文于悠远。而乃栽培长养，则若彼其艰；而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于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略无主宰于其间耶？呜呼痛哉。

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侄，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鸣之昆季。其余聪明特达毅然任道之器，后先颀颀而起者以数十。其山川灵秀之气，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则亦宜有盈虚消息于其间矣乎？士鸣兄弟虽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内善类，孰不知南海之滨有杨士德、杨士鸣者为成德之士？如祥麟瑞凤。争一睹之为快，因而向风兴起者比比。则士鸣昆季之生，其潜启默相以有绩于斯道，岂其微哉。彼黄馘槁毙，与草木同腐者，又何可胜数。求如士鸣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呜呼。道无生死，无去来，士鸣则既闻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亦奚以悲。独吾党之失助而未及见斯道之大行也，则吾亦安能以无一恸乎。呜呼痛哉。

#### 祭元山席尚书文丁亥

呜呼元山。真可谓豪杰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没溺于功利辞章，不复知有身心之学，而公独超然远览，知求绝学于千载之上；世方党同伐异，徇俗苟容，



以钩声避毁，而公独卓然定见，惟是之从，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世方植私好利，依违反覆，以垄断相与，而公独世道是忧。义之所存，冒孤危而必吐；心之所宜，经百折而不回。盖其所论虽或亦有动于气、激于忿，而其心事磊磊，则如青天白日，洞然可以信其无他。世方媿谗险，排胜己以嫉高明，而公独诚心乐善。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为屈，求以进贤于国，而不自知其怨谤之集于其身。盖所谓“断断休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为难，非独近世之所未见也。呜呼。世固有有君而无臣，亦有有臣而无君者矣。以公之贤，而又遭逢主上之神圣，知公之深而信公之笃，不啻金石之固、胶漆之投，非所谓明良相逢，千载一时者欤？是何天意之不可测？其行之也，方若巨舰之遇顺风，而其倾之也，忽中流而折樯舵；其植之也，方尔枝叶之敷荣，而摧之也，遂根株而蹶拔。其果无意于斯世斯人也乎？呜呼痛哉。呜呼痛哉。

某之不肖，屡屡辱公过情之荐，自度终不能有济于时，而徒以为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怀惭愧。又忆往年与公论学于贵州，受公之知实深。近年以来，觉稍有所进，思得与公一面，少叙其愚以来质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复已矣。呜呼痛哉。

闻公之讣，不能奔哭；千里设位，一恸割心。自今以往，进吾不能有益于君国，退将益修吾学，期终不负知己之报而已矣。呜呼痛哉。言有尽而意无穷，呜呼痛哉。

#### 祭吴东湖文丁亥

呜呼吴公。吾不可得而见之矣。公之才如干将、莫邪，随其所试，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长川逝河，信其所趣，虽百折不回；公之节如坚松古柏，必岁寒而后见；公之学如深林邃谷，必穷探而始知。自其筮仕，迄于退休，扬历中外，几于四十年，而天下皆以为未能尽公之才；登陟崇显，至于大司空，而天下皆以为未能行公之志。虽未尝捐躯丧元，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义之勇；虽未尝讲学论道，而天下知其有避邪卫正之心。呜呼。若公者，真可谓一世豪杰，无所待而兴者矣。

某与公未获倾盖，而向慕滋切；未获识公之面，而久已知公之心。公于某，其教爱勤倦，不特篇章之稠叠，而过情推引，亦复荐剡之频频。长愧菲薄，何以承公之教？而惧其终不免为知人之累也。今兹承乏是土而来，正可登堂请谢，论心求益，而公则避我长逝已一年矣。呜呼伤哉。幸与公并生斯世，而复终身

不及一面，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岂不痛哉。薄奠一觞，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尚来格斯。

### 祭永顺宝靖土兵文戊子

维湖广永顺、宝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战于南宁诸处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钦差总制四省军务尚书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宁府知府蒋山卿等告于南宁府城隍之神，使号召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

呜呼。诸湖兵壮士，伤哉。尔等皆勤国事而来死于兹土，山溪阻绝，不能一旦归见其父母妻子，旅魂飘遥于异城，无所依倚，呜呼痛哉。三年之间，两次调发，使尔络绎奔走于道途，不获顾其家室，竟死客乡，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复何言哉。复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后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获其所，况忍群驱无辜之赤子而填之于沟壑？且兵之为患，非独锋镝死伤之酷而已也。所过之地，皆为荆棘；所住之处，遂成涂炭。民之毒苦，伤心惨目，可尽言乎？迺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抚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无可剿之罪，于义在所当抚，亦正不欲无故而驱尔等于兵刃之下也。而尔等竟又以疾病物故于此，则岂非命耶？呜呼伤哉。人孰无死，岂必穷乡绝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户庭，或饮食伤多，或逸欲过节，医治不痊，亦死矣。今尔等之死，乃因驱驰国事，捍患御侮而死，盖得其死所矣。古人之固有愿以马革裹尸，不愿死于妇人女子之手者。若尔等之死，真无愧于马革裹尸之言矣。呜呼壮士。尔死何憾乎？

今尔等徒侣，皆已班师去矣。尔等游魂漂泊，正可随之西归。尔等尚知之乎？尔等其收尔游魂，敛尔精魄，驾风逐雾，随尔徒侣去归其乡。依尔祖宗之坟墓，以栖尔魂；享尔妻子之蒸尝，以庇尔后。尔等徒侣或有征调之役，则尔等尚鼓尔生前义勇之气，以阴助尔徒侣立功报国，为民除患。岂不生为壮烈之夫，而没为忠义之士也乎。

予因疾作，不能亲临祭所，一哭尔等，以舒予伤感之怀。临文凄怆，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予衷，尔等有灵，尚知之乎？呜呼伤哉。

### 祭军牙六蠹之神文戊子

惟神秉扬神武，三军司命。今制度聿新，威灵丕振。伏惟仰镇国家，缉定祸乱，平服蛮夷，以永无穷之休。尚飨。

## 祭南海文戊子

天下之水，萃于南海；利济四方，涵儒万类。自有天地，厥功为大。今皇圣明，露降河清。我实受命，南荒以平。阴阳表里，维海效灵。乃陈牲帛，厥用告成。尚飨。

## 祭六世祖广东参议性常府君文戊子

于惟我祖，效节于高皇之世；肇禋兹土，岁久沦芜。无宁有司之不遑，实我子孙门祚衰微，弗克灵承显扬。盖冥迷昏隔者八九十年，言念怆恻，子孙之心，亦徒有之。

恭惟我祖晦迹长遁，迫而出仕，务尽其忠，岂曰有身没之祀？父死于忠，子殚其孝，各安其心，白刃不见，又知有一祀之荣乎？顾表扬忠孝，树之风声，实良有司修举国典，以宣流王化之盛美，我祖之烈，因以复彰。见人心之不泯，我子孙亦藉是获申其怆郁，永有无穷之休焉。及兹庙成，而末孙某适获来蒸，事若有不偶然者。我祖之道，其殆自兹而昌乎。

某承上命，来抚是方。上无补于君国，下无益于生民，循例省绩，实怀多惭。至于心之不敢以不自尽，则亦求无忝于我祖而已矣。承事之余，敢告不忘。以五世祖秘湖渔隐先生彦达府君配。尚飨。

## 卷二十 续编

## 阳明先生传及阳明先生弟子录序

梁启超

阳明先生，百世之师，去今未远，而谱传存世者，殊不足以饜吾侪望。集中所附《年谱》，诸本虽有异同，率皆以李卓吾所编次为蓝本。卓吾之杂驳诞诡，天下共见。故谱中神话盈幅，尊先生而适以诬之。若乃事为之牵牵大者，则泰半以为粗迹而不厝意也。梨洲《明儒学案》，千古绝作。其书固以发明王学为职志，然详于言论，略于行事，盖体例然也。其王门著籍弟子，搜采虽勤，湮没者亦且不少。余姚邵念鲁廷采，尝作《阳明王子传》、《王门弟子传》，号称《博洽》，未得见，不识视梨洲何如？且不知其书今尚存焉否也？

居恒服膺孟子知人论世之义，以谓欲治一家之学，必先审知其人身世之所经历，盖百家皆然，况于阳明先生者，以知行合一为教，其表见于事为者，正其学术精诣所醇化也。综其出处进退之节，观其临大事所以因应者之条理本末，然后其人格之全部，乃跃如与吾侪相接，此必非徒记载语录之所能尽也。

铁山斯传，网罗至博，而别裁至严。其最难能者，于赣、闽治盗及宸濠、思、田诸役。情节至繁曠纷乱者，一一钩稽爬梳，而行以极廉锐术飞荡之文，使读者如与先生相对，释然见大儒之精义入神以致用者如是也。其弟子传，则掇拾丛残于佚集方志。用力之艰，什伯梨洲，而发潜之效过之。盖二书成，而姚江坠绪复续于今日矣。

抑吾尤有望于铁山者。吾生平最喜王白田《朱子年谱》，以谓欲治朱学，此其梯航。彼盖于言论及行事两致重焉。铁山斯传，正史中传体也，不得不务谨严，于先生之问学与年俱进者，虽见其概而未之尽也。更依白田例重定一《年谱》，以论学语之精要者入焉。弟子著籍、岁月有可考者，皆从而次之，得彼与斯

传并行，则诵法姚江者，执卷以求，如历阶而升也。铁山倘有意乎？民国十二年三月新会梁启超。

## 阳明先生全录引

王春复

阳明先生承绝学之后，慨然发明良知之旨，以风示学者，四方从游之士所至以百数。其时武宗之末，开府赣州，狡兔跳梁，经营荡涤，师旅之兴，无日休息，然百姓按堵无患，士之相继行其发明者，于兹为独盛。今上方三十年，春复受命来守是邦，南野欧阳公受以全书，曰：“赣无先生文集，缺非细故也。”且有意于愚之一言，而命胡生直、俞生献可来校，愚亦谋所以为梓木之费，董生聪者承而独任焉。未几，愚以尤去。又及而服除，再补董生之梓，然后告成，南野公又奄然没矣。嗟乎。先生之后，主盟斯文者公也，而尚加意于春复之不肖，既心许之矣。为之引曰：天下之言学者，知与理而已矣。知本乎心，理散于物，二者判然而内外不相干涉，学者之大患也。昔者孟子著“皆备”之训，程氏明“一体”之义，其言要约而易从，然学者尚不能反观而内省，学之难明也久矣。夫颜子叹高坚，子贡饮江河，使无夫子善诱之教，其亦终于高坚、江河焉已也。然则，学者之于高坚江河焉，无足怪也。先生良知之言，开示祥明，独立标准，所谓“皆备”与“一体”之意了然于其中，而无待于勉强附会，使天下学者皆在知而不在物，在内而不在外，在本而不在末，在致一而不在万殊，以入无纪。盖尝论之：乾道正性命，而物则之义著焉；蒸民立尔极，而秉彝之道昭焉。秉之为言，孰也。言心为天地万物之主，皆能孰之而不乱，此物则之大者也。故顺天地万物之理则心安，不顺天地万物之理则心有不安，安与不安之际，其名曰“知”，出之可以酬酢万变，与乾道同其变化而不穷，知其小乎哉？人之患在乎心役于物而非役乎物者也，故常谓物为大而心为小，故常有不安心。夫以其常役于物，而致其常有不安心，不能反其不安之故，而求诸物以自济，此知之所以常困，而用之所以有穷。愚则曰：心以主宰为则，能自为主而已矣。能自为主者不役于物者也，不役于物故能理万物，如君者不役于民故能理万民，此理之自然，无足多者。孟子所以先立乎其大，程氏所以独戒用智而自私也。不明乎此，愈劳愈远，故曰学者



之于高坚江河焉，无足怪也。先生立言立功，皆得于凝定致一之余，况乎赣之人思其业而家祀之，书又可以无传也。信乎。然董生欲梓是书，初不量其有余力，可谓好者。呜呼。好如董生者少矣。嘉靖三十五年正月朔，赣州府知府，晋江后学王春复书。

## 阳明先生全录序

谈恺

予筮仕印知有阳明先生，同年戚南玄数过予，述先生之言所谓致良知者，予闻而疑之；复言其徒相与立会讲学，促予同事。予谓先生之学具在圣经，今之学者不患不能言，患不能行尔。予不敏，请以先生之言见之于行，因谢不往。既而得先生文录读之，有曰：“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然其利心则一。”又曰：“心体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烛理明则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则自无不弘毅矣。”至哉斯言。真可师法。于是私淑之心油然而生。时在民曹有为先生之言者，议论高明，多自文录中来，夷考其行，则先生之所不齿者，予固而益疑。先生有言：“世之讲学有二，有讲之以口耳者，有讲之以身心者。”噫。此所谓讲之以口耳者非耶？予仕至虔台，瞻先生遗像肃然起敬，检诸故牒，得乡约诸法，下有司行之，岁余四境宁谧，翕然向风，真先生之遗教也。既迁两广，亦先生旧游之地，素称弗靖，予师先生之意，以文告晓之，以恩德怀之，不得已而加之以兵。功甫成，得致仕归养。过虔州，董生聪梓先生全集成，请予为序，予虽未及先生之门，知先生久矣，能无言乎？夫人之当大任者，蕴之为道德，笔之为文章，措之为事业，人皆能言之，而全者寡矣，先生真践实履，循道据德，其发于文章，如《安边务疏》，如《与安宣慰书》，如江西、两广诸疏，经济之略于是乎见，岂特文词艺焉而已哉？其举业之学，如《山东甲子试录》，宇宙间可多得耶？其在虔州，有闽广之捷，有横水、桶冈之捷，有泃头之捷，其大者擒宸濠、定江西；其在两广，平田州，平思恩，征断藤峡，征八寨，经行之地，家祀而人祝之，先生事业旷世所希见者。世之为先生之言者，徒以口耳相高，道德何如，文章何如，事业何如，甚有假此以务名利者。昔子夏之学流为庄周，程氏之学流为异端，吾懼其言之不止，为先生之罪人者众也。先大父中丞公与文僖公为同

年，董生聪文僖公之曾孙也，于予有通家之谊，覲其粹先生全集，是知所向方者。其曰《正录》、曰《外录》、曰《别录》，钱子德洪所订正，盖专以讲学知先生者。以予鄙见，当如先生之言，但以年月为先后可也，海内同志或有知予言者。嘉靖丁巳六月庚子，锡山谈愷书于白沙舟中。

## 阳明先生集略序

陈九川

圣人之学，尽性而已矣。性也，孝道心也。其本体寂然而无倚也，谓之中；粹然而不二也，谓之一；炯然而不昧也，谓之知。故虞廷之执中，孔门之致知，一也。本体无纤毫之翳，则知几其神，知之至也，是谓允孰厥中，是谓一以贯之。夫子自谓无不知而作，又非多学而识之，则致知之教，跃如也。颜氏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复其性也，此致知之传也。曾、思慎独知微之显其源，一也，而时固有倚闻见以为知者，孟子始发良知之训。指其发见于孩提者，为天下之达道，而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孔门之统，其不在兹乎？及其没，而斯学不传，道术遂为天下裂。千有余年，濂溪、明道始明无欲大公之学，庶几致中之绪矣。象山、慈湖寻继其微而未粹，其后日以支离横溃，以义外之裔，篡一贯之宗，遂涂天下之耳目而人丧其心矣。间有稍觉其非者，而力莫之能挽也。垂四百年，而先师阳明先生出，始慨然有兴起之志。披群言，历二氏，炼于艰险，而后反之洞然，直悟致知之宗，乃表章之而不作。天下之毒于积习，盖已沦肌肤而洽骨髓。方群怪而力攻之，而先生开物善世之诚，淳淳不容已者，固忘其身之危而莫之救也。于是浸以党蒸，鼓动有志之士，稍稍云集而河饮，若鼓镛钟于百仞之阁，而群悟方警也，若脱其桷杨接榭，而得周还揖让于其庭也。其于波邪之习，盖未尝深辟而自不能为祟。圣门良知之学，久而灿然复著于天下，而人始知其心若长风卷阴曠而共睹天日也。昔人推尊孟子，以为功不在禹下，若先生汛扫廓清之功，岂直不下于孟子哉？非夫精神气魄迥盖千古，其孰能至于此。其文章勋业，皆从此出，辟之风雨霜露庶物露生，无非教也。全集近已行矣，学者从其所爱慕感触，皆可因而入焉。故先生虽往矣，闻而兴者未艾也，固益可念良知之玄同施诸后世而无朝夕，而先生之神，流行于天地之间者，岂非直与风霆

同其鼓舞，有不可得而测者哉？邑侯应君象川，以意摘其要略，请梓之以传。谓川也尝亲炙于先生者，过而使序之。顾惟不类，未之有得也，曷足以发哉？惟及门以来，窃见先生之学，虽已夙悟天端，其精诣默成，盖有日新而岁盛者。读其书者，以其年考之，亦可以见其进德之迹矣。至于本体之莹澈圆融渊微精睿，所以通神明之德，官天地之化，立生民之极，而会群圣之楷者，则浩浩乎莫得而窥其际也。世之君子，未尝灼见先生之道，乃欲以私智悬断其所至，不亦远乎？夫良知之无圣凡夫。入于孩提信之矣，而卒与圣悬隔者，岂有他哉？卑者昏于嗜欲，高者蔽于见闻，而莫之致焉耳。先师夫既已开之矣，犹有疑良知不足以尽天下之变，而必外求以裨之者，是不信其目而自障之，俛俛然索险夷于杖也，是意见之重为蔽也，则集中指点，虽灿若日星，其能入乎？苟无先横意见，易气以观之，固宜不待更端而跃然开悟矣，则若兹摘刻者，不既多矣乎？应侯名云鸞，象山人。

## 南赣乡约后语

邹守益

此中丞阳明王公参酌蓝田乡约以协和南赣山谷之民也。呜呼。蓝田通都大邑、名卿世族也，公以世族大邑之法望于村童野叟，其仁矣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以村童野叟异于通都大邑、名卿世族也。凡吾民之受告谕者，仰体我公协和之仁，以厥身果于为善也，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其不果于为不善也，如食之不可以鸟喙，而饮之不可以酖酒也；则于秉彝之德，尚其不爽，而三代之风可庶几乎。父兄子弟，曾有饥而弗食、渴而弗饮者乎？曾有充饥以野葛者乎？止渴以酖酒者乎？身之死则知重之，心之死则不知重，其亦弗思焉耳矣。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呜呼，吾民盍相与敬思之。

## 跋阳明先生与双江公书

罗洪先

阳明先生与双江公书，在嘉靖丙戌。又二年，先生遂有南康之变。是时公犹未执弟子礼，而先生尽以近日所独得者，切切语之，惟恐不尽吐露，斯其付托责望之重可知矣。夫万物一体之义，自孔门仁字发之，至宋明道始为敷绎，其后西铭一篇，程门极其称羨。自是止以文义视之，微先生，则孔门一脉几于绝矣。故尝以为先生一体之说，虽谓之发千古之秘亦可也。公珍重是书，既勒诸石，乃以原稿付谢生经，以其责望，岂无意乎？

## 刻阳明先生与晋溪司马书序

宋仪望

予尝聆人论阳明王先生提师镇虔时，深为大司马晋溪王公所知，诸所题奏，辄为议覆，以是卒能剿平诸峒，四省赖以宁息。其后宸濠反，江西传徼两京，一时大臣多惶惧失色。司马王公独曰：“王伯安据上游，濠何能为？”未几逆濠果就擒，如司马公言。世尝以此高两王公。顾今所刻阳明文集，其与晋溪司马书不少概见，何也？绵衣戴君伯常雅慕二先生之为人，乃购于司马公仲子，得所与书，凡十五篇，亟缮其本，仍以王公在虔题奏诸疏，问为论说，以究二公之用心，并刻以传，翌日出以示予，且以叙见属予。因叹：当正德末年，阉寺擅权，纲纪倒置，一时文武大臣，多偷安取容，濠、庶人虐焰搆搨，谋动肘腋。方其率师渡江，中外汹惧，朝廷仓卒下诏亲征。其所任信，皆比昵寺人。外有逆藩之举，内有肘腋之虞，谋国诸臣，忧疑莫定。于其时，藉我王公慷慨誓师，以数郡之兵，克复豫章，而逆濠卒以就擒，卒之江彬诸人，亦竟畏惧遥顾，不敢肆其无厌之心。



明代太湖石大石权